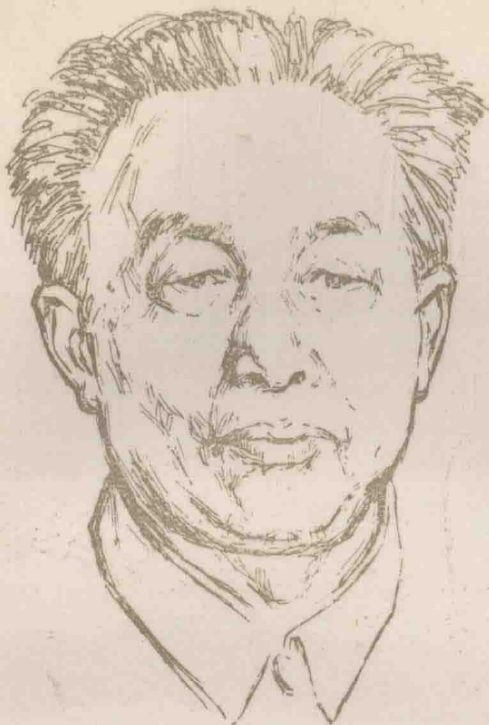


东方文学丛书

DONGFANGWENXUECONGSHU

梅子

周志民 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梅 子

周志民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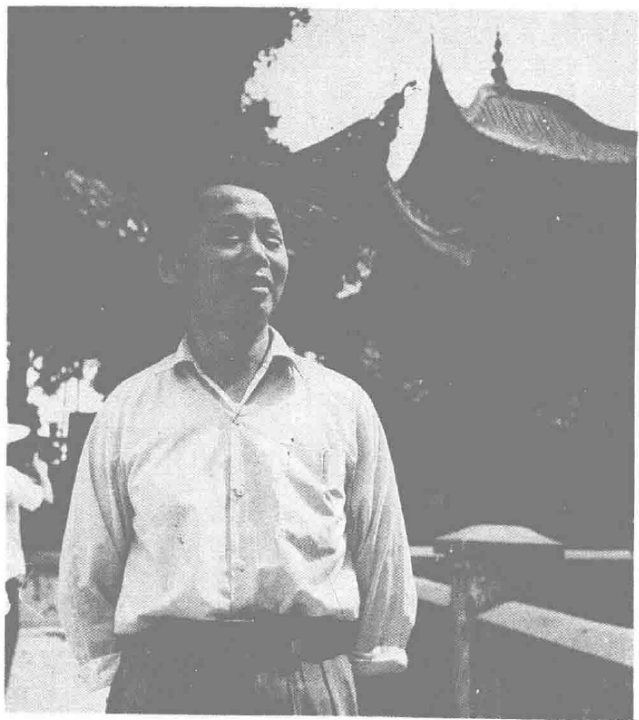
(黑)新登字第1号

责任编辑:李文方
封面设计:王益章
作者画像:彭润生
版式设计:王 野
责任校对:牧 放

梅 子
Mei Zi
周志民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9号)
哈尔滨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铅印室印刷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7 · 插页 2
字数:154,000
1994年3月第一版 1994年3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 1—2,000

ISBN7-207-02898-9/I·462 定价:7.00 元



作者近影

序

张恩儒

五十年代末，在东北松花江下游的一座小镇里，突然出现几个穿黄棉袄的外乡人，他们操着南腔，笑容可掬地跟当地人来往，引起了当地人的好奇，很快就接受了他们。他们是从北大荒来的转业军人，都是知识分子，被分配到宣传部、剧团、红专学院、中学、广播站等需要文化人的部门。周志民分配在广播站任编辑。从此，他成了小县的文艺活动骨干，写诗，写散文，写小说，他的笔总是不停地写，写，他的散文几次登上省市报刊。由于全国性的经济大萧条，在哈尔滨出版的报刊有的奉命停办，他的报告文学《柞林春曲》和部分诗作大样被退回，令当地爱好文学的朋友们感慨不已。文学创作源泉是生活，朋友们劝他说：你有志于文学，最好还是回到生你养你的故乡洞庭湖区去，在那里更便于你深入生活，开拓你的创作领地。他接受了这个建议，很快就办好了回湘的手续。于是我们几位做着作家梦的年轻朋友，聚集在一家小饭馆里，以溜土豆加几片贵

得吓人的劣质点心表示欢送。

他回到家乡不久，就进入了花鼓剧团任编剧。他以饱满的热情创作和改编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剧本。他对花鼓剧艺术是热爱的，这从他的小说中也看得出来，每当他写到戏曲演员或乡间的演出活动，哪怕篇幅不多，也会使人感到他是那么熟悉生活，熟悉人物，随手引来的几句唱词都是那么贴切，充满生活情趣。

十年动乱，他和许多人一样，遭遇过坎坷蹲过监狱。当他重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惊异了：人的青春稍纵即逝，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下变成了两鬓挂霜的半老人了。但他人老心不老，当地的文学青年都尊称他为“不老的周爹”。他在岳阳市群众艺术馆任文学专干，甘当人梯，始终与青年们一起摸爬滚打，工作中从不挑肥拣瘦。1984年，领导上安排他搞民间文学搜集整理。他独当一面，带领全市民间文学爱好者，一头扎下去就是整整6年，终于圆满完成了6卷民间文学集成《岳阳市分卷》，这时他已日近退休年龄，才有了充分的时间拣起了自己最心爱的小说写作。

这本集子，几乎是他直到目前所写的小说的全部。

就小说来说，读者总是以自己的眼光从不同角度予以审美，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。我喜欢这些小说朴实的美，它透过平实、准确地描述和刻画，传达给人一种力量，一种不屈不挠发自中国人悠久历史赋予人的力量，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人性力量。《中国姑娘和她的日本丈夫》中的九桂，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时代，她由痛恨日本侵略者到爱上了一个日本兵，而且一旦爱上就矢志不渝，这种无畏的专一精神是感人致深的，小说从一个侧面控诉了侵略战争的不人道，它给人造成的痛苦

比烧杀更加深重，更加旷日持久地折磨人。《梅子》中的梅子，这个有着追求的乡下姑娘，只要给她提供条件，她不比任何城市闺秀逊色。她的追求也是顽强的，但现实比她更强大，我们除了同情，只能希望现实这个强大的总体的改变给她提供一展身手的自由。其它作品中的人物如山月、老县长等，无不有着自己的追求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志民兄早已年过花甲，一生阅历了军旅生涯，步履从秀色葱茏的南方到冰天雪地的东北荒原，再到碧波万顷的洞庭湖，从东北城乡到南国城乡的生活，他都有丰富的经验。这些阅历对于他的创作是取之不尽的源泉，相信他会写出更好的作品。

目 录

序····· 张恩儒 1

梅子····· 1

山月,回来吧····· 16

风流女子彭曼娜····· 37

逃····· 67

闹元宵····· 85

将军的胭脂河····· 94

老县长和他的寿星拐杖····· 111

中国姑娘和她的日本丈夫····· 125

五分硬币····· 190

太阳····· 196

效果····· 200

雨后的彩虹····· 202

一口蔑针····· 204

离婚····· 206

附 录:

人性的力量····· 余三定 208

梅子

我跟舅舅说，要请一个女工。舅舅也真性急，当即就从乡下带个细妹子来了。

人长得很机灵，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。脑后扎一对刷把式的小辫，小辫上扎两个红绸小蝴蝶结。上身穿件小红褂儿，下身穿着条白蓝花裤子，看上去，显得格外短小，就像吊在半天云里打秋千。瞧她那一身打扮，我又想起了知青下放时流行的一首歌谣：继衣哥，抖派头，肚脐眼露在裤外头。当时，我禁不住打心里笑了。细妹子知道我是笑她，连忙把脑壳扎到胸前，没事找事地拨着她的小指甲儿。

“小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她。

“梅子。”细妹子正要蠕动着小嘴巴，舅舅怕她怯生，赶快代她作了回答。

“今年十几？”

“十六。”这是她自己主动回答的。

“在家里，你都会做些什么事？”

“她什么事情都会做，弄饭、洗衣、砍柴、喂猪……她家里三个弟妹，她是老大，弟弟妹妹都是她带着的。你尽管放心好

了。”舅舅生怕我们不接收，作死力地保荐着。

我把她扯到屋里征求我爱人情雯的意见。她说，乡下妹子，到底如何？我拿不准。听情雯的口气，她是不想要。我不好拨舅舅的面子，况且梅子样儿也顶逗人喜欢。于是，我说乡下妹子也是可以变的。你我过去，不都是乡里人吗？

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
舅舅走后，我就跟梅子交待，家里没有多的人，就我，你婆子和粒粒。你的任务，除了带好粒粒，就是料理家务。

半年的闹市生活，使梅子长了不少知识，也变了个人相。皮肤白得像个大家闺秀，穿着也渐渐入时了。当初那身吊在半天云打秋千的衣服，如今也压到了箱底。乍看上去倒真像个城里妹子哩。说她像城里妹子，倒不如说是情雯倒下来的影子。生活上，梅子的一言一行，几乎都是以情雯为楷模。

八月十五中秋节，我们全家应市文联赵主席的邀请，到他家做客。梅子也同去了。赵主席的家，不但房子宽敞，家里也收拾得特别整洁、清爽、雅致。一进门，便给人一种特别舒适的感觉。梅子到了他家，就像刘佬佬进了大观园，两个眼睛就像玩灯笼，间间房里天上地下都瞄了个遍。一当看到他家与众不同的家具和摆设，她不敢高叫，只是用那张乖巧的小嘴，一个劲的“啧啧”地称赞和羡慕。情雯要我制止梅子，不要到人家房里乱窜。

做了客回家，梅子就像发了疯，推推磨磨地干了起来。她一边打扫卫生，一边根据自己的设想，把房里的摆设和布置，进行了适当的更动。每更动一处，都要把我从书房里拖了出来，敬文哥，你看这样行吗？说实在话，我也希望把家里的环境布置得整洁一点，雅致一点，舒适一点，但我就是不想动手。除

了看书，想的就是如何爬格子。倩雯也想搞，见我不能跟她紧密配合，她也懒心懒意做得。看了梅子新的布置和摆设，我好个高兴。没想到，一个乡下妹子，竟有这般独到的审美情趣哩。

倩雯下班一进门，似乎走进了又一个新的天地，好个惊喜！只问：

“呵！这是谁布置的？”

“我。你看怎么样？”我故意打个哑谜。

梅子听了，忙转过头去窃笑。

我装得一本正经。

果然把倩雯蒙蔽住了。

“想不到你这个圆手板，如今也理事了。嘿，总算没白到赵主席家里做了一趟客。”

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梅阿姨干的。”儿子粒粒喊道。

“呵，原来是梅阿姨干的。”倩雯一把抱起粒粒，“我说是罗，你爸爸这个‘坐家’，怎么一下变得这么勤快了，原来是贪天之功据为已有。”

梅子高兴得小脸蛋上的两个小酒窝，就像溶了两坛蜜。

梅子受了表扬，又萌生出了一个新的想法，她悄悄地对我说，赵主席家里有地毯，我们家里也买床地毯好吧？有了地毯，我一定把家里收拾得更精致一些。我觉得梅子的这个想法很好，就跟倩雯商量。倩雯听了，把手向我一伸，问我要钱。我说，上次我不是得了一笔稿费吗？倩雯说，那才几个子儿？你知道家里的开销有多大吗？于是，张家结婚，李家病故……给我数了一大路。她批评我，你只怕是蒙在鼓里过世吧。我们家里的财政部长是倩雯，我发了工资，连同稿费，除了吃烟零用，一律上交不误。至于家里有钱没钱，有多少钱，说老实话，我是一抹

黑。但生活上是不是她所说的那么拮据，我也不相信。我不想跟她打嘴仗。我说，不买就不买，何必说这些罗嗦话。倩雯又生气了，“只有你想好，我就不想好，是吗？呵，我知道，你是想跟人家赵主席比阔气，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，人家是什么人，你是什么人？我看，只要一天把地板多擦几道就行了……”我怕她没完没了，把梅子夹在中间难受，便躲进“小楼”成一统了。

梅子很懂事，再也不提买地毯的事，放手在擦地板上上大做文章。我们家的地板，不算好，也不算坏，中不溜儿。搬进来时，承蒙领导照顾，还刮了一道灰，灰上又加了一层薄薄的红涂料，还真大有文章可做哩。过去家乡有句俗语：粘谷草，糯谷草，就靠头把捶得好。擦地板也是一样。梅子就是这么干的。梅子没来前，倩雯也擦地板，那是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。梅子来了，基本上做到了一天擦一次。梅子这次更下了狠心，第一天，她就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，跪在地上，把几间房子的地板，之一之二，一点不漏地用抹布擦洗了一遍，就像洗衣服一般，不见清水不收兵。工夫不负有心人，不但恢复了地板红彤彤的本来面目，简直光彩得可以照人了。地板一经擦洗干净。梅子便提出了一个严格的要求。她说，要像赵主席家里一样，进门时，就得改穿拖鞋，泥鞋一律不准进门。我听了，第一个举双手赞成。倩雯却揭我的老底了。她说，我们家里，第一个担心的就是你。我说，这是为什么？她说，就你最不讲卫生。我的粒粒也跟着附和，就爸爸最不讲卫生。梅子是个骑墙派，只笑不做声。说良心话，地板擦得这么亮光光的，我还真不忍心把它搞脏呢。可外来的客人，却不管这些，就拖着泥鞋踏了进来。一当进到房子，看到亮光光的地板，便又后悔了。哎呀！对

不起，我忘了脱鞋了。我只好连忙解围，不要紧，没事。梅子见了，两个眼睛却瞪得溜圆。客人一起身走，她就拿着擦把跟踪追击。久而久之，好些常来常往的客人也不敢登门了。开始，我还没怎么介意，见了朋友便问，伙计，怎么长时间不到我家来串门了？他们笑着说，就是怕你家那个细妹子，拿着擦把赶我们。回家后，我就跟梅子讲，下次来了客人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等他们走了之后，再去擦地板。梅子莞尔一笑，对我的心情表示理解。

倩雯对梅子的工作十分满意。经常说她勤劳、干练、聪明、机灵。为了鼓励，星期六，还买了电影票要她去看电影。心血来潮，还带她去参加舞会。倩雯要她上场跳，她死也不肯，说是怕踩到人家的脚。我说，那我来带你跳。她这才悄悄地对我说，人家穿得索索丽丽，我一身穿得丑死了，怕人家笑我“乡巴佬”。打那以后，她便开始注意自己的花容和装束了。

一天，倏地从外面走进一个女士，上身穿件白夹克，下身穿着一条白裤裙，脚上穿双白网鞋……一句话，一身都是白的，白得就像雪梅。只有头发是黑的，黑得发亮，前额还吊有一小撮头发，原本是个刘海，如今做了一次特别的艺术处理，就像一束黑色的浪花，在额前打了个漩后，又立马朝后卷了过去。后来，我问倩雯，这是什么发型？她说，统称“新潮”发型，外号叫“招手停”。好一个“招手停”，这个名字取得真妙，妙极了！我不禁拍案叫绝。一看，就可以判断出，这个女子准是刚从哪个新型发廊里走出来的。鼻子上还架有一副有色玳瑁金丝眼镜。当时，我失错也没认出，站在眼前这个风度翩翩的少女，就是我家的梅子。我还一个劲的追问着，姑娘，你找谁？你找谁？她不好老跟我捉迷藏，当即把眼镜一取，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她一笑，我简直激动得不行，一把抓住她的两个膀子，瞪起我那双近视眼，狐疑地问着，你是梅子吗？你真的是梅子吗？一时间，真把我闹懵了。三分之才，七分打扮，想不到，一个乡村妹子，一经打扮，就得刮目相看了。倩雯更是夸奖不已。从此，再也不叫她“梅子”，却直呼“仙梅”了。粒粒也拍着小手说，梅阿姨真好看，就像我家的那只小白兔。

不久，梅子成了个舞迷。

一到星期六的晚上，梅子跟我们打个招呼就走了。只要不影响工作，我和倩雯也不加干预。年轻的时候不抓紧快乐，更待何时？当然，我们也不是每个星期六都同意她去的。一不同意她去，她心里就像猫爪抓一般，做事也不免丢魂落魄。只要不去，外面的男舞伴便准上门来邀了。梅子就怕这一招。小伙了一进门，她的眉毛就打碇了，就冷言冷语把他们打发走了。

她特别害怕我们对她产生异样的想法。她知道，她的命运操纵在我们的手中。再说，她在我家做女工，对于她的一举一动，我们怎么能听之任之，采取不负责的态度呢？有时，也不得不轻言细语地告诫她：跳舞我们不反对，但对于接触的人，一定要严加选择，一定要早出早归，免得我们牵挂在心。

那是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。梅子出去跳舞，破例跳到11点半还没回家来。这下，我和倩雯可慌了神。于是，便分头到几个舞厅去找。找了几个舞厅，舞会都早散了。我们一路走，一路从街上来往的行人中仔细地搜索着，也不见她的踪影。当时，真把我们急坏了。回到家里，不由使我们吃了一惊，只见两个身着白色制服的人民警察，陪着梅子并坐着。梅子一见我们进来，便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我知道，这一定是出事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原来舞会散后，她还同一个要好的舞伴逛了一趟街。

动身回家时，路经西门洞子，遇到了两个流氓，把她绑架到暗处，硬要她就范。她不从，便大声呼救。好在人民警察闻声及时赶到，才免受糟蹋。

事情发生后，倩雯便跟我商量。梅子这姑娘，我看再也不能久留下去了。她说，女孩子人大心大。我们两个都是双职工，不在家里的日子多。搞得不好，还会出大问题的。一旦出了问题，我们怎么向舅舅交待，向她家里交待？我认为她说得在理。事实上，迟早是要打发她回家去的。根据梅子这一现状，迟回家不如早回家，免得我们为她提心吊胆。只是怎么对她说呢？倩雯讲，这样的事，也毋须转弯抹角，即使说得再婉转，也是瞒她不过的。她要不乐意呢？倩雯说，这就由不得她了。

我还没找她谈话，她似乎就预感到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发生，进进出出，老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。说一声找她谈个事，她真敏感，嘴巴一扁，眼泪就漫出来了。我还没开口，她就先发制人了。她说，我……我知道，你……你们是想打发我回去。不，不，敬文哥，说什么我也不回去的。我保证，今后星期六再也不跳舞了，再也不跳舞了……请你跟倩雯嫂子美言一句，还是把我留下吧，把我留下吧。今后，我一定听她的话……直说得声泪俱下。梅子一动感情，我的感情也跟着动起来了。该说的话，如刺梗喉，再也不忍说出口了。倩雯批评我，说我枉为一个男子汉，这般区区小事，都不能果断处理好。她说，你怕找她谈得，好吧，我找她谈。

这天下班，我因为有点事，回来得特别晚，走到家里，满街的灯都亮了。平常，每次进门，梅子总是要主动上前接过我手中提包的。眼下却怎么不见身影？我好个惊诧，便问倩雯，梅子呢？她告诉我，她已经找她谈了，她不肯回去，坐在后院的地

上哭。你去劝劝她吧。我把提包一放，急忙往后院奔去。她见我如见亲爹似的，就往地上一倒，一声爹一声娘的在地上打起滚来哭闹。地上脏死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后院没有灯，我还真以为她在地上打滚哩。走到近前一看，地上还铺着一块蓝色塑料布。当时，我差点没笑出声来。可我没有笑，回头一想，我心里好个酸楚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哪个不想好？说良心话，我真不忍心把她往乡下送。但面对现实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只好劝她，你暂时回去，以后有机会，还是可以到城里来的。我说这话，其实也是骗她。

梅子也知道我是骗她，第二天清晨，她不声不响地走了。

梅子走了，我心里总是一个坨。她现在怎样？我只想找个机会去看看她，却一直不得闲。明天是舅舅的生日，总算可以了却这个心愿了。

一下车，我就提着那对龟蛇酒和五斤寿面，直往舅舅家里奔去。这天天气特别晴和，深远的蓝天，一丝云彩也没有。好久没下乡了，望着那一片金色的田野，心里感到从来没有的宽敞和舒畅。走起路来，健步如飞。也许是今天特别走运吧，一踏上乡间小道，迎面传来一阵热烈的哨叭声。我对乡村的民俗多少还有几分了解，一听，就知道吹的“喜迎门”。眨眼之间，好一路人马簇拥着一顶花轿，吹吹打打从山那面翻过来了。这是谁家闺女出嫁？又是哪家的公子迎亲？选了这么个大好日子。先只以为迎亲队伍会朝公路这个方向来的，谁知下得山后，越过一条垅，又朝大云山洞里走去了。从离开故乡这块土地，就压根也没有参加过乡间的婚礼了。因此，我感到特别的新奇，一直看到迎亲的队伍，连同唢呐声钻进山肚里，才起步往舅舅家里走去。

我一进门，舅舅便问：

“来时，你没碰到迎亲的队伍？”

“看到了。”我问舅舅，“这是哪家的闺女出嫁？”

舅舅说：“梅子。”

“梅子？她出嫁了？”我好个惊诧：“她今年还不满 20 呀！”

“乡村妹子，十八九岁，也是该出嫁的时候了。只是，她家不该把她嫁给年纪那么大的男人，更不该把她嫁到老山洞里去。娶命不过，跑雨不赢，有什么办法？”舅舅说罢，“便‘哎——’的一声长叹，在一把大罗圈木椅上坐了下来。”

原来梅子有个弟弟，今年整十八岁。好心人跟他找了个对像，马上就要订婚。听说，光彩礼一项，就得要 1000 元。她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盖，哪里来这叠“工农兵”？大云山洞里出木材，大云山洞里的人有钱。云山洞里待三年，望到猪婆喊姣莲。洞里人有钱咋的？就是讨媳妇难。洞里山高坡陡，道路崎岖；洞里人一年上头看不到一次电影，洞里人太寂寞了。哪个女子愿意嫁到山里去？一个锅要补，一个要补锅。梅子的父亲便自作主张，以人易物，以人易钱，把她放到大云山洞里去了。梅子哭得死去活来。父命难违，还是被山里人一轿子抬走了。

舅舅说，梅子出嫁前夕，还偷着跑到他家，哭着对舅舅说，伯伯，你一定要捎个信给街上的敬文哥，要他搭救我一把！回到家里，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倩雯，倩雯听了，鼻子一酸，眼泪都漫出来了。

这次去舅舅家，非但没见到梅子，心里反倒弄得沉甸甸的。当初，我们要不打发她回去，是否可以避免这桩不幸的婚事呢？也许现在，梅子还在哭着埋怨我们。对于梅子的命运和前途，我们该怎么负责呢？要不要负责呢？